



江苏原创网
HTTP://WWW.JSXXC.NET

我愿乘风 / 著

终于明白，
为什么美人鱼宁肯变成泡沫
也不愿手刃她的王子——
因为所有的曾经，
都痛不过，
此生望断天涯再没有回首的资格。

女版《基督山伯爵》复仇记

多变的魅惑容貌 善变的迷离眼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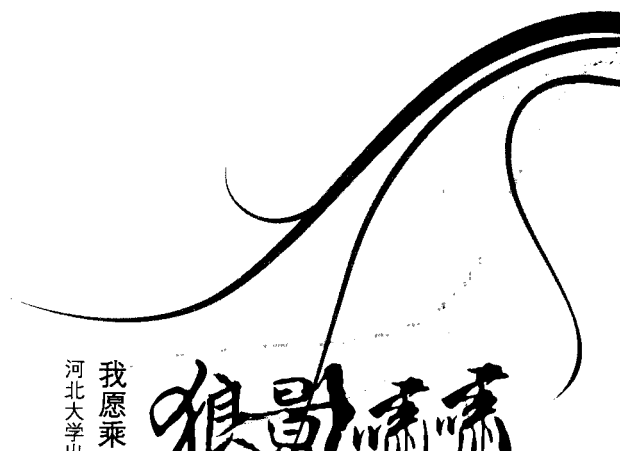
一环紧扣一环的复仇计划 永远不可预知的下一步

你要明白 命运女神埋在你血液里的东西无从更改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狼影嘤嘤





狼影嘤嘤

我愿乘风 / 著
河北大学出版社

一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影嘯嘯/我愿乘风著.-保定: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81097-217-8

I. 狼… II. 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4538 号

狼影嘯嘯

作 者:我愿乘风

责任编辑:习 毅

责任印制:蔡进建

特约监制:孟 祎 杨 俊

特约编辑:崔 西

封面设计:小 贾

出 版:河北大学出版社(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302 千字

印 张: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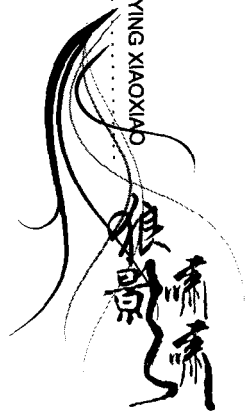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1097-217-8/I.201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·
引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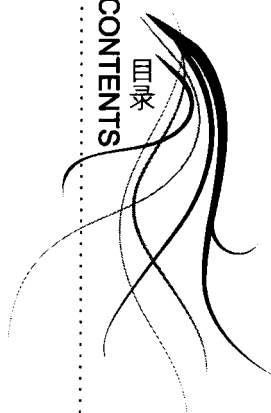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他的眼睛对视，我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了。二十三年来我从未试过祈祷，而这一回再次证明了上帝不站在我这一边。

他衣冠楚楚地坐着，仿佛刚才说的话不过是邀请我吃了一顿饭，也许这对于他来说不过就是如此。啪，精致的打火机发出悦耳的声音。“答案。”他淡淡地，火机的火一下子熄灭了。

我粲然一笑，我知道无论怎样回答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，游戏可以长一点或短一点，可以暴力可以心甘情愿。

CONTENTS

目录



引子

第一章	•	1
第二章	•	31
第三章	•	65
第四章	•	104
第五章	•	137

171	•	第六章
202	•	第七章
235	•	第八章
264	•	第九章
304	•	第十章 番外篇

LANGYING XIAOXIAO



费氏是宣城中最有名的四大企业之一，它的知名不仅因它的财势名列榜首，更因它的掌权人——费如风，名动宣城。

费如风，三十岁左右，未婚，传言中他高大英俊、倜傥不凡，有令人着魔的魅力，且多金，身份贵气至极！

他无疑是钻石王老五，而且还是钻石中最炫目的那一颗。正因如此，费氏每次的招聘哪怕是一个端茶送水的职位也会让人争得头破血流！

每一个进费氏的人，不仅仅是为了高昂的薪水和才尽其用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个梦。君不见灰姑娘的桥段被好莱坞反复演绎，票房依旧大卖，可见它是何等的打动人心。

况且机会还很大，这位费少绯闻不断，艳闻更是不少，谁不想搏一下，也许自己能成为下一个幸运者呢！当然前提是要有惊人的美貌才行！而我，费氏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职员，美貌没有，家世没有，能够糊口，安度时日就已是非常幸运了。其他的听听是可以的。看，新闻又来了，每月准时一播报。

“大新闻，号外号外！”大嘴胡每次的表情都可以克隆了，总是一脸

捡到宝地冲进来，“技术部的张依被调到总裁室做助理了。”

费少的绯闻真是永不冷场。

“啊，才一个月又换了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，张依可是个冰点呢，平常正眼都不瞧人的。”

“呵！事实再次证明了咱们董事长无边的魅力！”

“哼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，以色列人焉能长久。”

噗！口中的茶全喷出来了，别怀疑这就是古董霞说出来的，一个一有机会就想以色列人的人竟然如此义正词严，不过酸味实在……所有如刀的目光转向我。

“太火暴了！”我立马激动地睁大双眼，“胡哥，这么火暴的新闻你如何到手的？”

他一脸得意地开始喋喋不休，分享战绩。嗡嗡嗡一股声波从空气中挥发出去。我慢慢地向门口溜去，别怪我没有好奇心，实在是这算不上什么新闻，除开人名上的更换。每月一次，我们伟大的种猪大人，错，口误口误，总裁大人国籍不分，老少皆宜，助理乃床伴是也。老实说我感觉这个费少说不定是有病——典型的收集癖精神偏执症。

据说每天都有女人去投怀送抱，利用各种机会去争得他的矜怜。一个残酷多过美丽的传言。

他的存在就像是為了破坏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似的，他的行为反复宣告一个事实：女人不可能离开男人，尤其离不开像他费如风这样的男人。

我回头看看群情激愤、兴趣勃发的大众，决定还是两个小时之后再回来，保险点。

两个小时后，我愉悦地踏进电梯。啊，这种一杯清茶、一盘瓜子、一处风景看半天的生活真是美好。我眯眼斜靠着，咚，电梯一阵震动，停住了，一片漆黑，半天我才反应过来，电梯里居然还有一名难友。只可惜他可没我这么怡然，看他僵直的双腿，像在抗拒不知名的生物。我可不想幽闭着面对一名精神崩溃者。我尽量放柔声音：“嘿！别担心旷工，费氏是家大公司，此等意外发生，等下去找上级申诉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笔精神赔偿！”咦，好主意！

他依然瞪视着前方，如果不是恐龙早灭绝了，我想他迟早会瞪出一只来的。

“小朋友，有没有试过在电梯里做点别的事情？”我把外套往下一铺，“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？”

他霍一下回过头来，（别误会我是说一起分享经历）不过我总算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生气总比崩溃好。他的眼光在黑暗里闪烁，“你确定？”他的声音低沉而醇厚，像午夜流动的河流。这男人非平凡之辈，我的警觉心刚起，他已缓缓向我走来，惊愕之余我又忍不住想笑，明天新闻会贴出某女因电梯故障被人强暴吗？

“你很高兴？”沉沉的声音响起，气息吹痒了我的耳朵。我抬头，发现自己已经整个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，他的手撑在我的两边，眼睛黑沉沉地看着我。如果情况不是这么诡异，也许我真的会害怕，但是……哈哈，我控制不住笑声从自己的嘴里流泻而出：“抱歉，这位兄台你没发觉这里太暗了吗？幽闭得让人窒息？”

他的身体僵住了，我低头从他腋下钻过：“我想在这儿一个同伴会比一个情人来得令人愉快。”

砰！我只感觉自己整个背生疼，他牢牢地攫住了我，眼神如火，他封住了我的嘴，狂暴地，似乎在抵抗什么似的，他咬得我生疼，他的气息交缠在我的口中：“别挑战我。”

他的话从嘴里直达我的心，我尽量放松自己，不想再有任何刺激他的行为。他巡视着我，像在评估一件物品。

“总裁！”眼前突然大放光明，我看到电梯外站着一大堆诚惶诚恐的人，首当其冲的是一个绾着长发、气质清雅的美丽女子，她看我的样子像见到鬼一样。

我没回过神来，愣愣地看着他傲然地走出电梯，头也不回的姿态仿佛他刚才狂吻的对象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，如果不是嘴巴传来刺痛，我会以为我产生了幻觉。叮！电梯向下滑动，我清醒过来，按下自己的楼层。

一周后，我从费氏辞职，重新在一家酒吧找到了一份新工作。

大师罗咖啡酒吧坐落在市中心，它的经营理念比较独特，从大门

走进来还有两扇小门任你选择，一道弧形的门让你进入喧闹的酒吧，里面劲歌声色，动感新潮，光是踏进就是一股热浪，冲得你眩晕；另一扇点缀着一点绿意的入口，里面木质的门、窗、椅、楼梯，暗红的油漆微微地有些褪色，看着都是满目的温煦，走进去不由自主地全然放松，感觉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时空。

也许是因为这种奇异的组合，所以它的客人多样化，生意真是好得惊人，预定座位居然要提前一周！我对这份新工作满意之至，除开薪水上稍微薄了一点，它的工作时间简直就是完美，晚上九点到凌晨五点，其他时间完全属于自己。

“柳葶，1号桌要杯黛克瑞。”

“马上好。”我的新职位是一名调酒师，这要感谢生活，为了生存，人通常会去多学几门手艺。

“柳葶，下班后我送你？”一身黑色劲装的罗威热烈地看着我，才从舞台上下来的他，汗珠密布，狂野的气息迎面袭来，他的眼睛里承诺着与送人无关的危险信息！

我微笑：“我叔叔来接我，下次。”我尽量把拒绝的语气降到最柔。

“我又不会吃了你！”罗威野性十足地看我一眼，转身走人。我注视着他散发出蓬勃力量的身影，实在是耀眼至极！可惜此时我不宜跟他多有接触，因为酒吧里想得到他青睐的人太多，树大招风啊，在试用期未满前，我坚守工作第一的准则。

“蓝色珊瑚三杯。”

“好，就来！”我清亮地响应。夜，开始忙碌。

忙到凌晨五点下班，走在街道上的我，享受着微风给我的温柔感觉，我喜欢像这样在风里慢慢行走，很寂静，很自由，好像全世界都在我的脚步里，它们都在屏息等待着我的巡视。我无声地微笑。

“还是这么幼稚？”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“是啊，就是这么幼稚，不过这很快乐不是吗，我还在快乐地活着，你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，你快乐就好，快乐就好……”我聆听着夜风传来的一声声低喃，禁不住张开怀抱，迎风奔跑。疯跑的后果是我回到屋里就瘫倒在了床上，人事不知。

睡到自然醒，我躺在床上并不急着睁开双眼，人家说幸福的人是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拿钱拿到手抽筋，我没有后者那么牛，但是我拥有前者，人生幸福一半也是一件快事！我噌地跳下床。早起的虫儿被鸟吃，晚起的虫儿有饭吃，我朗声激励自己，突然我愣住，我的杯子一向都是放在床边的啊，怎么跑到桌子上来了，我有点呆地看着杯子上咧嘴笑着的小丑，又被偷了，我倒！

这儿是小偷扫荡地，一天要被小偷来回扫荡几次，家家都是铁门，防盗步步到位，但是没用，人家小偷大哥还是有招，毕竟是靠手艺吃饭嘛，专业技术硬是了得。我每次出门都放个二三十块钱，免得偷兄们在一无所获之时帮我打开水龙头灌溉家园。奇怪，钱还在桌子上，还有我致偷兄的一封信也还在，莫非我声情并茂的文笔和这家徒四壁的困窘打动了他们，居然什么都没拿就走了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，这世间还是好人多嘛。我沾沾自喜。

梳洗完毕，已是下午一点了，草草吃过一碗面，我拿起画具爬山去也。风衣、画具，配上一米六八的个头，虽不是国色天香，但也飘飘洒洒。

“柳姐姐，”房东的小女儿东东对我如此写意的生活充满了羡慕，“你又去画画啊，上次你给我画的画像同学们都羡慕死了，你哪天再给我画一张好不好？”她童声软软。

我揉揉她的头发：“好，东东说什么都好，来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巧克力，榛仁味的哦。”

“谢谢柳姐姐。”东东开心地接过，红彤彤的笑脸看得我心情大好。

其实我对画画并没有什么心得，会涂鸦几笔而已，主要是我喜欢爬山，这是我的出生地决定的。都市常常让我感到窒息，特别是这个城市。

躺在山上，绿坡墨林，水里彩蝶倒影，闻着风中传来的清香，我又快乐地度过了一个下午。

晚上九点准时上班，换好衣服到吧台，老板召唤我进入他的办公室。

“柳葶，你被正式聘用了。”老板圆嘟嘟的脸此时看来分外可爱。

“我会好好干的。”我真诚地说。老板拍拍我：“好好干，会有机会

的。”我展颜一笑，机会，难不成我还可以取代他当老板？

心情大好地回到岗位，罗威走到我面前：“柳葶，你该和老板谈谈薪水的问题，你调的酒让酒吧里的客人至少增加了一倍。”罗威挑着眉邪邪地提醒我，他浑身都透着一股魅惑人心的味道。

“时间还长着呢，会有机会的。”我不在意地回答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罗威靠近我，近得让我感觉得到他的体热层层袭来，“连钱都这么不在乎，只想窝在这里待着？莫非你杀了人？被通缉？”他几乎靠到我的身上。我贴近他耳朵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他眼睛里闪过耀眼的光，握住我的手一紧，“想，我更想让你杀我！”他蛊惑地低语，饶是我再有心理准备也抵挡不住。“你别害我了，罗威。”我咬着唇笑，“你看看周围的刀眉剑眼。”

“今天我送你，别想逃。”他扬手一指，志在必得的模样！他跃上舞台，“欢迎光临午夜大师罗！”

他的舞他的人都令人热血沸腾，看来今夜应该又是个兴奋的夜晚。

我欣赏他的舞姿，喜欢他的人，他像是一团烈火，一抹阳光，他所到之处都令人开心！

“欢迎光临！”萍萍甜美的声音回旋，我习惯地看了一眼来人，亚曼尼西服，从容尊贵的身影。

“柳姐，你的酒溢出来了。”旁边的黑子喊，我低头，一地的酒渍，我居然被一个背影吓成这样，要是以往我会觉得滑稽，但是此刻我只感到满嘴的苦意。我不信自己的运气会背到这个份儿上，但是世界上往往没有太多的巧合，人要学会趋吉避凶才行。“黑子，帮我和老板请个假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。”我把制服脱下，准备从后门出去。

“柳小姐，费先生有请。”我仿佛看见一千只乌鸦在我头顶上飞舞，我运气真的背到TMD这份儿上！我在肚子里诅咒他的十八代祖宗！

“您好，费先生。”我战战兢兢地招呼。

“坐。”他的姿态悠闲，看着我的眼睛却黑得深不可测，他背靠沙发周身散发出凌人的危险的气息。我真是瞎了眼了，电梯里再黑我也没理由招惹到他的。

“我需要一名助理，你收拾好后去上班。”他的声音低沉醇厚，我却

一点都笑不出来了。他鲜明的轮廓在闪烁的灯光下更加逼人，“你还有什么需要直接和邵峰说。”

“费先生，我是农村人，我母亲靠卖血来供我上学，她没要求我什么……”我姿态卑微，目光里盛满求恳，“她只希望我好好地活着。”

“那你更应该找份好工作挣钱，”他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柳小姐的家徒四壁让人印象深刻啊！”心一惊，没有失窃，所谓的小偷原来是他，如此的目无法纪，他的姿态不无威胁。我的表情越发的卑微，“她去世了，”我声音哽咽，“我……费先生……求您……”我眼泪纵横，狼狈不堪。他深黑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波动。TMD 冷血爬虫，我腹诽。

“柳葶，如果你不辞职，我不会对你有太深印象，但是现在我感兴趣了。如果你过去真有个卖血的母亲，你就该好好活着，跟了我你会使你活得更好。”他的语气近乎和蔼，但骨子里就像毒蛇般冰凉。

我和他的眼睛对视，我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了。二十三年来我从未试过祈祷，而这一回再次证明了上帝不站在我这一边。

他衣冠楚楚地坐着，仿佛刚才说的话不过是邀请我吃了一顿饭，也许这对于他来说不过就是如此。啪！精致的打火机发出悦耳的声音。“答案。”他淡淡地，火机的火一下子熄灭了。

我粲然一笑，我知道无论怎样回答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，游戏可以长一点或短一点，可以暴力也可以心甘情愿。

“好，三天后我会准时去上班。”逃不掉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很痛快地认输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他眼神一闪：“很好。”他转身离去。我再次惊叹，他转身的姿态是绝不回头，从空气中蒸发掉，费如风，果真人如其名。

“他是谁？”冷不防罗威出现在我身边，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，“我哥哥。”我回答。看着他瞪大双眼，“我是离家出走的，因为我反抗家里给我包办婚姻。”

罗威跳起来：“那你现在还不走！”真是单纯得可爱。我苦笑，望着门口站着的几个陌生人，跑不掉了，我遗憾地站起来。罗威抓住我：“你说的话我一句话都不信。”他吻上我的双唇，他的唇温暖而热切，他的结束和开始一般的突兀，他推开我，向外走去，掀起门口的陌生人，挥

手就是一拳！“罗威！”酒吧里的人纷纷冲上前去，一片混乱……

我当然是没有跑，因为跑并不具备意义，知道老鼠和猫的故事吗？猫把老鼠抓到后，就用恐惧刺激老鼠让它不停地逃，其实它就在周围看老鼠不停地转圈，最后看厌了再一口把它吞掉。我已经提供娱乐了，其他的消遣也就罢了。下了车，我拿着邵峰给的地址，往我的金屋走去。金屋设在山顶上，走在洁净的青石板路上我暗自心惊，看来我从头到脚，骨头有几根他都摸清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我的个人档案，我真想看看上面的描述。走近我的金屋，我惊叹，站在屋子前，目瞪口呆。白色的鹅卵石铺在门口，巨大的玻璃窗流泻出强烈的光与影，旁边有蓝色的湖水环绕，相信在夜来临的时候，星群的光芒会使它更美得如梦如幻，这是每一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金屋，费如风的品味我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欢迎柳小姐！”笔直的站姿，略白的头发，像极了电视里的英国管家。也许他心里正在鄙视这个对着房子淌口水的拜金女，但他的外表恭敬得无懈可击，“您的卧室在三楼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请吩咐。”我点头含笑：“谢谢，我可以参观一下吗？”神态平和得似来观光。管家的眼睛似乎闪烁了一下但马上平静如波，“请！”他恭敬地带路。

参观完这间大得让人叹息的屋子，发现时间真的是过得很慢很慢，因为此时才六点三十分，距我到这里才五个小时，我的金主显然觉得我等的不够，所以至今未见踪影，相信习惯等待是我未来必修的课程之一。这个人也许下一秒出现，也许不会出现，这种猜测和焦灼实在折磨人。我靠在宽大的靠背椅中，缓缓地把红酒倒入喉咙。真是奢侈生活的开端，我半眯着眼睛，如果你不能掌控，至少你能享受。天渐渐黑了下来。

“柳小姐，”管家金属声音响起，“您该就寝了。”

我睁开双眼，管家面无表情：“您每天晚上九点就寝，早上八点起床。”他嘴角的线条实在刺眼。

我和蔼地笑：“我可以出门吗？”

“司机这两天还没到，您自己走下山太不安全。”简而言之我被禁锢了，而且是像条小狗，我的生活行程完全被主人规范。“我上厕所的时间有规定吗？”我不敢这样问，因为我敢保证我问的后果就是上厕所

时间表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床头。

“柳小姐这是您喝的清茶，费先生不喜欢异味；柳小姐您的食量应该增加，费先生觉得您的身材略瘦了点；柳小姐您今天需要看完这几本书，我会在您看完后帮您加深印象；柳小姐您的散步时间到了；柳小姐……柳小姐……”

每一天要求都在增加，每一分钟规矩都在扩大。

一天里我最自由的时间就是晚饭过后的两小时，金屋的温室里有很多的奇花异草，令我流连不已，由于从小养成的良好的习惯我孜孜不倦地找园丁求教（求教方式：自己瞪大双眼仔细看），几天下来我知道郁金香每天要浇一瓶新鲜凉水，花儿要远离任何直接的辐射；百合花喜阴怕阳，应种在阴凉背阳处两三天浇一次水。我想下一次改行自己又多了项选择。

园丁姓花，我叫他花丁很容易记，哦，还有管家姓管，我还是叫他管家，当然这是我取的名字，因为除了管家有录音发音功能，其他人似乎都是语言障碍人士。别墅里有五个人，管家、花丁、饭妈、扫妈和我，司机当然还是来不了，因为那边有某人等我发疯失去控制或者妥协，他要我铭心刻骨地知道，我的所有一切都附属于他，我存活的目的就是仰仗他，讨好他。一周下来我随遇而安的生活让别墅里渐渐躁动，管家已掩饰不住诧异，其他人窥视的眼神更是越来越多不安。

“管家，我可以打个电话给费先生吗？”我出人意料地说。

“啊？”终于看到完美管家的一丝裂缝。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恢复正常，恭恭敬敬地把手机递给我，“电话接通了，柳小姐。”

“费先生。”我的嗓音还算清晰。

“柳葶。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充满了权威。

“我今天能见到你吗？”我力图让语气达到卑微的顶点。

“恐怕不行，你今天没在我的行程表内，记住你以后只能在三点打我电话。”他挂断，完全不给人说话的余地。小心眼的男人，我静静地凝视着电话足足有三分钟，“管家，明天三点帮我拨通费先生的电话。”

“是。”管家低头退下。

“等等，”我沉吟地看着他，“还有你准备些费先生喜欢吃的食材给

我，明天我要下厨。”我施施然起身，今天该好好睡一下，明天的日子恐怕会很刺激。

第二天三点准时接通电话：“费先生我准备了烤羊肉、水果沙拉、葡萄酒、牛腩煲、清笋汤，另附人形娃娃一个，可否请您今晚抽空光临？”我笑语盈盈。

电话那边静默了几分钟，把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“我晚上会到。”冷静的声音。我可以想象他漠然的表情，毕竟这游戏太快结束对他来说一点趣味都没有。

蜡烛一根根熄灭又一根根点燃，颇像古代后宫，我已经习惯九点就寝，呵欠酝酿眼皮下垂我还不能打电话去催，不知费少又在哪个红颜枕边流连，希望他不要带着一身的香水味前来，那样真是不好看了。

“看来我今天来得不是时候，你的精神并不太好。”低沉而轻佻的声音。我从椅子上跳起，眼睛大睁，“费如风！”我惊喜得忘了分寸，“费先生。”我尽量在第一时间冷静下来。

他泛起了一丝微笑，挥手让旁边的人退下，“你似乎学会想念我了，”他的手滑过我的脸，典型的宠宠物姿势。我静静地站着，等待君主的巡视，他的手很凉，“过来。”他声音低沉，俯视我看我听话地走进他的两臂之间，眼睛没有一点波动，“开你的嘴。”

我挤出微笑，注视着：“费先生我花了三个小时了解你的口味，花了三个小时下厨，你可否先品尝一下我的诚意再享用甜点呢？”我的眼睛充满期盼，他的气息笼罩我的呼吸，我感到空气异常稀薄，三寸，两寸，“最好你的食物值得我等。”

他坐下，我轻吸一口气：“下次我会记得考个一级厨师证来增强说服力。”我幽默地说。

他优雅地叉起牛腩，我配红酒煨的，使它的口感显得清滑，而且香味会在喉咙里沁出萦绕不去。果然他的眉尖舒缓了：“你的手艺不错，”他闲闲地解开纽扣，“在哪儿学的？”

哎，没营养的话题，从哪儿学的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不过戏是两个人演的，何况这气氛是我所乐见的。“读书的时候我很穷，什么工作都干过。”我把酒倒好，递入他手，真像极欲得到主子欢心的奴婢，“记得有

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客人，他对我要求：他吃的东西要辛辣，但不能有辣椒和洋葱，他要吃菜但不能是菜园里种的而且他讨厌绿色。”

哈哈哈，费如风朗声大笑，笑容对他的面孔有惊人的效果，本来就英俊的脸更是充满了魅力，我费力地把眼睛从他脸上移开：“我用未遭过霜打的萝卜清炒，在里面放满了大蒜青葱，他只说不吃洋葱而已；我用野山菇做汤，它既不是绿色也不在菜园里生长。”

我无辜地看着费如风，看着他再次大笑，他的确很给面子，气氛在我精心的营造下轻松和谐，“敬你。”我举杯。

“敬今夜。”他举杯。

他的眼神灼热，危险的光芒在闪动。周遭的空气立刻改变，一触即发的张力，我有被吞噬的感觉，他实在很难让人忽略，他在瞬间把我营造的气氛颠覆。“你表现得很好，柳葶。”他修长的手指握住酒杯的颈，“你是知道只有很好才能离开这里，还是装好准备逃？”他轻柔地靠近我，抚摩我的眼睛，“不，你不用回答我，我不在乎你是什么目的，”他笑得刻意地温柔，“没有用的柳葶，今夜我肯定要享用你……”

我抬起头，仰看一个人的感觉并不好，“我知道。”我近乎悲哀地回答，“可是我想选择顺利一些，过程不要太屈辱，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宾主尽欢。”我诚挚而深切地看进他的眼底，“费先生，我的生活还得继续……”

“叫我如风，”他像在抚慰一条受惊的小狗，“乖乖地我不会让你太难受。”他的手并不像他的语气那么温柔，他把我揽向他，他的身体散发着惊人的热气，“等会儿我会教你怎么取悦我，”他含住了我，我浑身一颤。他抬起头，“你会迷上的，到时你会求我满足你。”他的声音充满了笃定，他的手指缓缓向下。

“我要你。”我喃喃地说，耳边响起他沙哑的笑声。我深吸着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身上的异动停止了，我用手支起费如风的头，他的眼睛依旧睁着，只是他的意识已进入了幻想区域。Margau X 葡萄酒的确事半功倍。

第二天一早我合着眼倾听费如风起身离开时的声响，从未因为床伴而耽误工作的好习惯再次得到证实。我小睡了一会儿，醒来已是

十点多了，当然今天没有人敢来提醒我应该遵守的规矩。

“柳小姐，费先生晚上会来，今天司机到了您有什么吩咐？”管家低眉顺目地出现在我面前。“你能聚集所有人在大厅吗？”我悠闲地躺着，不知道在他的眼里我是不是很不知廉耻，不过谅他也不敢表示。

“是，我们会在大厅等候柳小姐。”

我慢慢地起身，这就是主子宠幸和不宠幸的两种待遇。我脸上泛起薄薄的笑意，费如风啊费如风你真把自己圈地为王了。大厅里五个人恭敬地站着，我扔过一本书，“你们每个人念一页给我听。”我悠悠地喝茶，悠悠地坐着，小人得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表现？

“你喜欢热闹？”过后费如风问我。

“不，我只是喜欢周边的人都有声音。”

费如风揽我入怀：“我保证你身边不会出现哑巴，你是不是可以保证你会一直这么乖呢？”他调侃道，脸上展现出迷人的笑容，“费先生要我乖多久呢，总有个期限吧？”他俯下身子恣意舔我的喉咙，“表现得再好点，让我尽快地入味你。”我滑下身子，双手抵住他的胸口，“吻我，”我挑衅地看着他，目光紧紧地攫住他。“你以为我是那种不吻唇的人吗？小葶你真可爱。”他闷笑着吻住了我，我凶狠地咬住了他，直到血腥味在我们嘴里弥漫。我一点点吞噬他的鲜血，他的舌全部侵入我的口腔，无休止地卷吸着我，他喘息着抬起头，“我没看错，你真是一团火！”他一字一句地说。我的眼睛和他对视，他的神情开始轻微地涣散，我站起身，“我要你。”我慵懒地说。激情戛然而止。

所谓的夜夜笙歌让我晋升为费如风的最新宠儿，“还不想去上班吗？”费如风任我像小猫一样黏腻着他，这个男人是要每一个女人把他当天膜拜的。“不要，”我摇头，“我要做米虫！”我丈量着他的大掌，很好玩哦，这个男人的手掌居然和我的一样有一根很长很长的交叉线，“怎么，不可以吗？”我疑惑地抬眼，正对上他若有所思的凝视，四目相对，他懒洋洋地向我露齿一笑，其意不言而喻。费如风对情人的要求真是很简单的，只要你乖乖地按他的指挥跳舞，乖乖地躺着，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，说到底他要的就是一人偶。每天他定点来准时离开，我的日子也算过得悠闲，他已经习惯吃我做的晚餐，每晚的 Margau X 葡萄酒和